



安娜

安娜



OM

Elena is a shortened version of
Verraten Verkauft – Errettet Erkauft by Ilona Miler

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rman under the title
Verraten Verkauft – Errettet Erkauft by Ilona Miler
© 2021 by Ilona Miler

Elena

© 2021 by Ilona Miler for the English edition.
Translated by permission. All rights reserved.

Layout: MediaWorks a ministry of OM, om.org/mediaworks
Design & Illustrations: Sabrina Rageth, MediaWorks

This is a joint project between Ilona Miler and MediaWorks.

Names have been changed to protect individuals' privacy.

如果你也有过这样的经验, 欢迎你联系: 莉安娜, 维也纳

电子邮箱: ilona4him@gmail.com

微信:





他站在我和法国马赛港旧区一间肮脏旅馆房间的
门的门之间。尽管我一看他肚子里的感觉就很
沉重,我还是跟着这位客户去了那里。我不能
空手回到老周那里,那天晚上我还一个客户都
没有了。门锁住,我们一切照旧开始,直到他突
然掏出一把刀说:“杀了我,否则我杀了你。”他
把刀给了我,我试图把它扔出窗外,但百叶窗
关闭,刀又掉进了房间里.....

我出卖自己的身体已经五年了,我怎样也无
法摆脱那无情地剥削我的皮条客。究竟我是怎
么陷入这种困境的?



童年

有时我回想我公公那句不详的话语：“你妈妈是个婊子，你也会是个婊子。”我是一个私生子。我从来不认识我的父亲。他是世界二战期间和之后驻扎在德国的一名美国士兵，但在我出生之前，就抛弃我怀孕的妈妈回到了他的祖国。公公对妈妈给家人带来的耻辱很愤怒。我公公婆婆很爱面子。她们在两场战争中都遭受了很多苦难。二战结束后，她们被驱逐出捷克斯洛伐克的德国部分，在德国开始过着贫困难民的新生活。他们很拼命地劳动工作，直至把家安顿下来。

我出生后，妈妈嫁给了一个富有的厂商的儿子。不幸的是，他不喜欢我，所以我被送到孤儿院的日间托儿所。我的外公渐渐的意识到我在我母亲家里不受欢迎，所以他把我带回他家。

虽然外公他很严格,但他仍然在我童年和小学时期和我一起做了很多好玩有趣的事。我很聪明,成绩也很好。他为我很自豪,想支持我能够顺利地接受高等教育。这就是我被送到寄宿学校的原因。

不幸的是,我与妈妈闹翻了。此外,在学校我被诬告偷窃。我开始变得沮丧,我的成绩下降了。公公大怒,把我退学带回家。我变得沉默寡言,没法找到合适的词来向他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
当时,人间地域为我爆发了。公公又高又重,他的蓝眼睛没有之前慈祥的眼神看着我,只有冰冷责备的眼光。他越怒不可遏,吼叫时脸都红了。他骂我,羞辱我。“你着废物!”

“你个狗屎!”“你面目可憎的怪兽!”“我就是要把你踢出我的家!”

当他一次又一次地辱骂我时,我吓得呆住了,无法动弹。我无法逃跑,也无法回答。不幸的是,这种反应模式在我后来的生活中也继续下去了。当有人强迫我做我讨厌的事情时,

我就呆住了。我的心灵很脆弱。我内心毫无底线，人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践踏我。

我的日记里写满了骷髅头和黑蜘蛛的图片。我想逃跑，但不敢，因为如果警察找到我，就会把我带回他身边。那样，整个情况只会变得更糟。我想过自杀，但后来听说一个同学在企图自杀后被发现。因为他吞下的毒，她差点死去，头发全都掉光了。我没有勇气坚持下去。

公公的脾气并没有好转。他对婆婆也很不好。一天他心脏病发作，在医院病发了第二次就去世了。



嬉皮士的生活

在那之后，我的生活立即发生了变化。我突然有了很多自由，也有很多钱可以花。嬉皮运动从美国传到欧洲，我完全为之倾倒。我穿着毛边裤子，宽大的彩色印度上衣和像美洲印第安人一样的发带。我在一条玫瑰刺绣的毯子上剪了一个洞，把它当作斗篷披在肩上。我带着一把大绿伞，抽着一根水烟，在公园里和其他嬉皮士碰头。我们抽烟、喝酒、讨论深入的话题、吸毒和弹吉他。因为我有钱了，买了食物和香烟，突然变得很受欢迎。

我在公园里认识了查尔斯。他英俊。他的黑头发，美丽的棕色皮肤和榛子棕色的眼睛让我一下子就爱上了他。这是第一次男人对我很好，我们有很多共同的兴趣，比如绘画、音乐和

阅读。“做爱而不是战争”是那个时代的口号，所以几个月后我们第一次发生性关系。

搭顺风车在六七十年代是很流行的。我们去意大利旅行，睡在海边，主要吃面包和西瓜。我妈很担心我，当我们再次回到德国时，妈妈很高兴。查尔斯是共产主义者，我是天主教徒。对他来说，宗教就是人民的鸦片，而我相信一个很遥远的上帝。我信的那位神不得不令人敬畏，因为他将我们所有的失败和罪恶写进了一本大书，有一天我们会在炼狱中为它们受苦。查尔斯和我都在寻找人生目标。有些人告诉我们，上帝就像一头大象：一条腿是伊斯兰教，另一条腿是基督教，第三条是佛教，第四条是印度教。在内心深处，我知道这不是事实。

有一天，查尔斯带我去了一个农场，那里有一群独特的人过着另一种生活方式。我们很惊讶地发现杰克在那里。杰克经常和我们一起在公园里混，对海洛因上瘾了。那天在农场碰到他，他仍然留着金色的卷发，头上戴着一

条皮带,但他和之前的样子不同了,也没用了毒品。我被杰克温柔的态度所感动,看着他给老农夫洗脚,给他上菜。他在吃饭前祈祷,我感觉到他不是对着墙说话,而是真的被听到了。

他解释说耶稣让他摆脱了毒品,我也可以通过阅读圣经找到他。他改变的样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查尔斯和我开始阅读上帝的话语。

大约在同一时间,当我的妇科医生告诉我我得了淋病时,我的世界再次破碎,我意识到查尔斯对我并不忠诚。他和其他女人有了关系。医生说,“你太幼稚了。难道你不知道这是一种性病吗?”我感到很惭愧。

我和他对质,他向我发誓他再也不会背叛我。我们那时是同居了,意识到如果我们想成为好基督徒,就应该结婚,而不仅仅是住在一起。我们在一栋房子的顶层租了一个公寓,有一个大阁楼,我可以在那里晒衣服。很快,我们的一些公园伙伴就和我们住在一起,四处闲逛,弹吉他。查尔斯有一份工作,并且是唯一一挣



到钱的人。我为每个人做饭和清洁。我们没有去教堂,而是邀请人到我们做礼拜的咖啡吧。

一位美国牧师讲道了。

**周试图影响我,
说我嫁错人了。**

一天,查尔斯把我介绍给周,一个英俊的年轻人。我回家时他正坐在我们的厨房里。显然,他不是嬉皮士,而是穿着相当优雅。他的身体因经常锻炼而很有肌肉感,他喜欢穿着敞开的衬衫四处走动。他让我想起了演员马龙·白兰度。他经常深深地看着我的眼睛,这让我感到不舒服。我是一个已婚的年轻女人!我渐渐习惯了有他在,并开始喜欢他。周知道如何逗我笑,也帮我做家务。我开始觉得自己越来越被他吸引。与此同时,查尔斯正在工作并将钱带回家。周甚至假装相信耶稣为救主。然后他试图影响我,说我嫁错人了。

一天下午,他坐在窗台上和我说话时,突然一把抓住我,把我从窗户拉开。他看到了步枪的倒影,一颗子弹击中了我们身后的墙壁。

他跑出去寻找凶手,回来时手臂中了一枪。他试图自己把它取出来,但徒劳无功。伤口发炎了,我们不得不叫医生。那时我才知道周已经坐牢了,被判缓刑。医生打电话给警察,他们把他带回监狱。我和他的母亲去监狱探望了他。

他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。当再次被判为缓刑时,他又回到了我们身边。他经常在阁楼练空手道,用指尖砸砖。他有一把弹簧刀,并练习将它扔向目标。他非常擅长。

牧师和他的妻子警告我,告诉我他对我的生活有不好的影响,但我不想听他们的。我被迷住了。

周一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,嫁给查尔斯是个错误决定,而我嫁给周本人才是上帝的计划。他描绘了我们共同未来的辉煌图景。他送了我小礼物。他迷住了我,使我以为有一个詹姆斯邦德 007 进

他迷住了我,使我以为有一个詹姆斯邦德 007 进入我的生活并且真的爱上我。

入我的生活并且真的爱上我。甚至周的母亲也警告我不要爱上他, 但为时已晚。

那时我发现我怀上了查尔斯的孩子!



逃跑

几个星期后，周问我是否愿意陪他一起旅行。我无法想象失去他，所以我在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的情况下答应了。我们拜访了我的婆婆，向她要钱。我告诉她去卖掉我的钢琴。然后我们去了利希滕斯坦，周在那里买了一把枪。我们继续前行。我现在很孤立，完全依赖他。我和我的丈夫，我的家人，我的朋友分开，发现我自己在在一个我不懂当地的语言的国家。

周犯罪的一面让我既担心又着迷。他是冒险和危险的象征，完美地融入了我在公公统治下建立起来的幻想世界。我喜欢海盗和白马王子赢得美女的故事。我内心深处有个声音说：“住手，这不对！”但我不想听。

我们搭顺风车穿过瑞士到法国。他对我完全拥有权力，让我接受他所说的一切。他给我

讲了很多故事。其中之一是关于他和他的朋友如何抢劫一家非法赌场。那个朋友在马赛等着把他抢劫案分给他,然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。

我们从马赛前往西班牙,

**他对我完全拥有
权力,让我接受他
所说的一切。**

因为周说这位朋友已经搬到了那里。抵达巴塞罗那后,我们在一家便宜的酒店租了一个房间,只

靠他们提供的微薄早餐生活。沮丧的周让我打电话给婆婆,编造一个关于事故的谎言。我应该说他在医院,我们需要现金。我打电话给婆婆,然后她就寄钱。

我们从巴塞罗那到马拉加去,周解释说他的朋友现在在阿尔及利亚。我们乘坐渡船前往穆斯林国家摩洛哥,每天早上 5:00 我们被当地清真寺的祈祷声吵醒。周卖掉了我们拥有的所有珠宝,包括我的结婚戒指,他再次说服我用假故事给婆婆打电话,以便她寄钱。她又答应了。

我们没有去阿尔及利亚。由于德国的恐怖袭击和摩洛哥的相互动荡,我们乘坐最后一班渡轮返回欧洲大陆。我们最终入住了西班牙一个小村庄的一家廉价旅馆。



卖淫

“**我没有办法拿到我的钱**，我们又破产了。我不能继续这样生活，我也不能照顾你和你肚子里的婴儿，”周那天晚上说。“也许你应该回德国等我，直到我得到办法赚钱养活我们。”到现在我已经完全依赖他了，无法想象没有他的生活。我对我的婆婆撒谎，也把丈夫抛弃了。我无法偿还借来的钱，我在德国也无处可去。“有出路，但我提都不敢提。大厅里有五个男人在等着，如果你和他们发生性关系，他们愿意付钱。这是你的决定。我不想强迫你这样做。”他知道我不能拒绝他。“如果你联系婆婆，她可能还会寄钱给你买火车票。”他也很清楚知道我不会再这样做了。

“安娜，下决定吧，大厅里的人不会一直等下去的。这是我们创造共同美好未来的机会。”

我离开了,和这五个陌生人一起去了海滩。尽管我告诉自己,他们只得到我的身体,而不是我的心和灵魂,但那天晚上某些深在我里面的东西死了。他们预

先把钱给了周,我连拿一分钱的权利都没有。他现在完全控制了我,这是卖淫多年的开始。

尽管我告诉自己,他们只得到我的身体,而不是我的心和灵魂,但那天晚上某些深在我里面的东西死了。

我们不能留在村子里。周组织了两个男人开车带我们去一个有高档旅馆的旅游胜地。我们租了套房。为了支付车费,我不得不与其中一个发生性关系,而周穿着泳裤坐在浴缸里与另一个交谈。那天晚上,周带我去了一家高档餐厅,并试图哄我开心。他为我们的未来描绘了一幅辉煌的图画,但我很难过,很受伤,无法享受。

从外表上看,周总是服饰整洁的,留着精心修剪的小胡子,头发是用发胶定型的。他的指甲修剪得很好,手指上戴着两个铂金戒指,手

腕上戴着一块昂贵的劳力士手表。他戴着一副反光墨镜。他买了名牌衣服,量身定做的西装,一个新秀丽公文包,一个有宝马标志的钥扣和一个金色的打火机,试图扮演一个绅士的角色。他对昂贵葡萄酒和精致美食了如指掌。凭着他的魅力和自信,他可以在最高尚的地方很成功地诈骗。

第二天,他教我如何出卖我的身体:“永远不要和客户一起去私人公寓,而要经常去酒店。提前拿钱,每增加一项服务就要求更多。如果他们想要不带避孕套的性行为,那么他们必须支付额外费用。观察一下个潜在的客户。他戴什么样的手表?如果它只是一个便宜的,那么不要打扰他,他不值得你花时间。用这个技巧拿出一支烟,让他为你点燃。当他这样做时,轻轻擦过他的手臂,深深地看着他的眼睛。在餐馆里不小心碰到了他的腿。”我需要遵从的指令还有很多。

第二天早上,他给了我够买一杯咖啡的钱,说着:“如果你饿了,请一个客户给你买午

餐。” 我不得不去主干道搭便车到我会卖淫的地方。有时在街上,有时在主干道的咖啡馆里。通常送我一程的司机就是我当天的第一个顾客。

为了生存,我学习了西班牙语。当我没有带回足够的钱时,周经常用沉默惩罚我,我变得非常沮丧。我从未如此孤独,如此不快乐。我被困住了,因为我确定我无法回到德国。我妈妈写信告诉我,她说她当我是死了,她再也不想见到我了。我想我在做这份工作,就是犯了圣经所说不可饶恕的罪。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大黑洞,没有出路。

有一天,我又站在主干道旁,巨大嘈杂的卡车在我身边呼啸而过。我只需要迈出一大步,我的生命就结束了。我对子宫里的婴儿说话,为她会和我一起死而道歉。我告诉她,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,也找不到出路。就在这时,仿佛有一个安静的声音在对我说:“等等,看看今天会发生什么。”“好吧,”我想,“明天又是一天。明天我就可以死了。”

我去了我经常等待顾客的咖啡吧。突然，一个带着两个小孩的年轻女人出现在我身旁。我请她们买了饮料，立刻意识到她是当时很流行的“耶稣人”之一。她问我是否认识耶稣。我回答了，说是的，但我解释说我没有过着基督徒该过的生活，我永远无法回去。“上帝爱你，即使你不听话，你仍然是他的女儿。他不会停止爱你，”这是她的回答。她并没有停留多久，她永远不知道那天她给了我盼望，救了我的命。

那时周完完全全地控制了我的生活。他告诉我该穿什么衣服，该吃什么。他让我把头发染成黑色。我们去某些地方时，他介绍我说我是他的秘书。我不许问他去了哪里，在此期间他做了什么以及我们还有多少钱。他参与了可疑的交易。有时他赚了很多钱，但他经常把全部钱输掉。

他强迫我卖淫到怀孕第九个月，生完孩子后让我不停地吃避孕药，这样我就再也不会怀孕了。他甚至两次对我动粗。他发现我最讨厌他虐待我收养的流浪狗。



为了生存，我逃进了一个幻想世界，阅读了在报摊上买的廉价爱情故事或惊悚小说。

我不再相信他说
的任何话，但我不能
离开他。我看不到出
路。我被困住了！为
了生存，我逃进了一个
幻想世界，阅读了在报摊上买的廉价爱情故事或惊悚小说。一想到自己的困境，我就受不了。我觉得我快疯了。

恐惧每天与我同行。

恐惧！有一次，当一位顾客离开主干道，在一条有许多急转弯的狭窄街道上开车上山时，我惊慌失措。我叫他停下来，但他开得越来越快。我试图打开车门但没有成功。我抓住方向盘，我们差一点儿掉进了深渊。他很震惊，让我在山脚离开。

恐惧！还有一次，一位客户向我展示了他的警察执照。他狠狠地虐待了我。

恐惧！因为我怕没有足够的钱带回周那里。我曾两次去私人住宅，但后来我后悔了。男人

第一次不想让我离开。当我终于出来时,我几乎不能走路了。第二次客户是个变态,暴力地强奸了我。



我在怀孕期间从未做过检查，也完全不知道生孩子意味着什么。我们没有为要诞生的婴儿做了任何准备。当我的羊水破了和宫缩开始了，我惊慌失措。周打电话给医生，我被出租车送到了医院。

慈爱的上帝为我的孩子提供了帮助。隔壁房间的女士以为自己要生了一个女婴，没想到竟然是个小男孩。她所有买过的东西都是粉红色的，她全部白白地送给我，一分钱都没要。

回来之后，周没付酒店账单，他就让我和经理睡一觉。我努力地不要哭，但疼得厉害。

周告诉我，当我出去卖我的身体时，他会照顾玛丽亚，但他没有遵守诺言。当我回到家时，我听到宝宝无法控制地尖叫。这令人心痛。当玛

丽亚病重时,我们不得不打电话给医生。我很绝望,为我小小的女儿感到非常难过。

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,他认识一对不能生育的夫妇。他们非常想要一个孩子。我会准备放弃玛丽亚接受收养吗?我内心挣扎得很。我的孩子生病了,我们没有钱。我们付不起酒店套房的租金。我不能一边工作一边照顾玛丽亚。待在周和我身边的孩子会有怎样的未来?我一直论断我妈妈撇下我不管,难道我现在就要这样做吗?周告诉我领养的所有好处,而我老早已经失去反抗他的力量了。我无法抵抗他,尽管我内心的一切都在喊:“不要!”

我把玛丽亚放到她养母的手中时,她才1个月大。我抽泣不停,感觉好像有人把我的心从我的身体里挖出来了。然后我就麻木没感觉了。我没有情绪——既没有快乐也没有悲伤,也没有愤怒,没有任何其他感觉。我养成了铁石心肠,完全停止思考。我只是无意识的存在着。

我的婆婆感觉到我的生活真的有些不对劲,担心我在卖淫。她心神不宁,80岁高龄,没有告诉任何人,她订了一张机票,来拜访我们。她也想见见她的曾孙。我打电话给养父母,他们同意让我们过去。玛丽亚得到了很好的照顾,深受爱戴,尤其是她的养父。离开的时候,我们不得不路过房子外面的窗户。他怀里抱着玛丽亚跳舞,两人都在笑,玩得很开心。我一直把这张照片珍藏在我的记忆中,它给了我很大的安慰。

**我养成了铁石心肠,
完全停止思考。**



酒吧服务员

周对我的控制和影响是如此之大，以至于我甚至没有想过要和婆婆一起回德国。即使过了这么多年，我仍然为他辩护，为他的行为找借口。

婆婆回到德国，向警方报告了周。她告诉他们周绑架了我，把我当作他的奴隶，他是我的皮条客，参与了犯罪活动。警方联系了正在寻找周的国际刑警组织。周到处都有联系，并被警告说警察将在几天内逮捕他。他让我在城里的小旅馆里租一个房间，买行李箱，收拾东西，一点一点地搬进新地方。他烧毁了我所有的日记，因为它们可以用作对他不利的证据。他穿着西装，提着一个公文包，走出我们多年居住的地方的前门，就像是去参加一个商务会议。

当他到达时，他染了头发和小胡子，把他的新照片放在他得到的假护照上，并在上面盖

上了假章。我们乘坐周的朋友驾驶的汽车出发,然后乘出租车过夜,最后乘火车,终于到达法国的马赛,顺利过境。我们在港口附近的一家小旅馆租了一个房间。

下一天,周派我出去寻找客户。我在港口附近找到了一份酒吧服务员的工作,从上午 11 点到晚上 11 点值班。那些日子真的是十二小时长的工作日。后来我经常还有一两个客户。其中的一些人希望我和他们先去脱衣舞俱乐部或吃点东西。我从来没有在凌晨之前睡觉。早上 9 点我必须起床,遛狗,然后花一个小时时间化妆。





周认为我在酒吧的薪水很低，并希望我停止在那里工作，就全职做妓女。辞职后我开始赚更少的钱。当我没有赚到他认为足够的钱时，他非常生气，所以这就是我跟着那个顾客到一个肮脏的房间的原因。

就这样，我突然发现自己正和一个持刀的疯子在一起。我的心怦怦直跳，感觉整个人都无法动。然后我意识到，如果我现在死了，我会去耶稣那边，但这个人的命运将是地狱。我在心里向上帝莫名其妙祷告：“求求你，不要让他成为杀人凶手！”想不起来为什么我那样祷告了，也许是圣灵让我那样祷告。

我试图把刀扔出窗外，但它撞到了窗框，再掉到了房间里。他大发雷霆，狠狠地打我的脸，打得怎么用力使我摔倒到床底下。我试图

走到门口,但他拿起刀开始反复刺我。我真的没有感觉到疼痛。我只是尖叫又尖叫,直到旅馆主人带着她的狗过来,试图打开门。这只狗闻到血腥味时,就发疯了咬主人。当她终于打开门时,她也被疯子

刺伤了。最后,疯子
丢掉刀子跑了。

**我在心里向上帝莫名其妙
祷告:“求求你,不要
让他成为杀人凶手!”**

我想,这就是人临
终时的感觉。我好

冷,动弹不得。声音似乎都是从远处传来的。我睁开眼睛,一头雾水。我怎么会来到这个肮脏的酒店房间里?为什么我躺在地板上?到处都是血,越来越多的人涌来。有些人用毛巾来止血流。一个警察问了很多问题,但我只想闭上眼睛睡觉。“你必须保持清醒,”他说。终于,救护车蓝灯闪烁着来了,警笛声响起,把我送到了医院。两名医生在急诊室在我身上边缝合我的伤口。刀错过了我的重要器官。真是奇迹!他们没给我打麻醉,我呜咽着哭了起来。他们给我输血,让我接受静脉注射。

我在病房里感觉很糟糕。没有人给我洗过身体,我的头发还沾满了鲜血。我又冷又痒,但我抓不到自己。我被刺了八下,动弹不得。护士给了我药,但除此之外似乎并不在乎。对他们来说,我是一个被刺伤的妓女,好像在他们心目中我配不上更好的待遇。

当我还在酒吧工作的时候,有一个男人总是过来喝咖啡。他就像我的保镖一样,就在那里,从不向我索取任何回报。他在报纸上读到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,并前来拜访。他看到我这样一定很震惊。他答应回来,然后去买洗发水、肥皂、牙刷、牙膏、水果、饼干和一本书。他温柔地把我从床上扶起来,让我坐在洗脸盆边的椅子上,帮我洗掉粘稠的头发,洗掉身上的血迹。然后他扶我回到床上。他真的是上帝差派给我的天使。

周从未来过医院。他只是给一个年轻的女人送来了一些衣服和一封信。她被他和他的幻想故事迷住了,就像我多年前一样。



我的伤口正在愈合的时候,我终于有时间思考。我很清楚意识到,上帝给了我另一个机会。我必须制定一个计划来摆脱这个烂摊

**我很清楚意识到,上帝
给了我另一个机会。**

子。为了逃跑,我需要钱,但到目前为止,周已经拿走了我赚的每一分钱。我在一个女招待酒吧找工作,请求负责的女士将我的一些工资藏在安全的地方。我想也许我可以这样找到一条出路。突然间,周吩咐我收拾行李。我们要回德国了。



我们步行偷渡过边境，因为国际刑警组织仍在寻找周。我记得我在崎岖不平的地上穿着高跟鞋蹒跚而走。太可怕了。他妈妈在另一边等着，开车送我们到他们家。她给了我穿的靴子、保暖的衣服和价值 100 欧元的钞票。周让我和他一起去警察局，作证他没有绑架或卖掉我，这样对他的逮捕令就会被取消。在我的脑海里，我仍然被他束缚着，所以我服从了。过了很长时间，我才能够面对他如此可耻地对待我并以这种方式剥削我的事实。他辜负了我的信任。他从来没有爱过我，而是欺骗操纵我，把我变成了他的摇钱树。真相太伤人了。我的生活变成了一个大谎言，因为我拒绝接受他出卖和剥削我的事实。



重新开始

在那之后我很快找到了工作，能够养活自己并偿还债务。我先在酒店工作，然后在邮局。我一次和我丈夫查尔斯碰头了，但他很看不起我，只想和我睡觉，说着：“让我们看看你在床上是否变得更有趣。”我们分手了。

我感到我错过了好多。我和很多男人睡过，但这次选择他们我最优先需求的是不再让自己坠入爱河。这一次我掌控了。我有很多一夜情。事实是，我摆脱了周，但并没有摆脱他对我生活造成的所有伤害。

我成为了女权主义者并加入了女权运动。在周末的研讨会上，一位女士承认她有酗酒问题并想自杀。我分享了我在西班牙的经历，我如何在与她同一个状态，但上帝派了一位女士

给我希望,耶稣没有抛弃我,仍然爱我。她同意了,告诉我她哥哥也是信耶稣的。

几个月后,她和她的哥哥来看我。他开始弹吉他,演唱活泼当代

基督教歌曲。突然,我感到房间里有上帝的同在。他们走后,我哭得泪如泉涌。我意识到我的生活变得多么肮脏,我祈求上帝原谅我有犯过的错误,求他

纯洁我的内心。我用自己的话承认了一切,然后感觉到他把我的重担,内疚和耻辱都卸下了,还给了我超自然的平安。我以一种真实的方式感受到他的爱,知道我生命中的空虚正在被填补,他就是我所需要的。我开始读圣经,停不下来。突然间,它与我大有共鸣,给了我安慰。

我祈求上帝原谅我所有犯过的错误,求他纯洁我的内心……我以一种真实的方式感受到他的爱,知道我生命中的空虚正在被填补,他就是我所需要的。

我开始寻找之前在咖啡馆里敬拜的嬉皮朋友,但咖啡店已经关门了。有人给了我一张带有教堂地址的传单,我就去那里。正好当天那在咖啡馆之前作领导的夫妻在那里做意外访问。他们拥抱了我,我告诉他们我的故事,求他们原谅我多年前忽略他们警告我关于周的话。**上帝失散的女儿回来了!**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。不久之后,我受了洗,并得到了一个特别的经文:

以赛亚书 43:18-19

你们不要记念从前的事,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。看哪,我要做一件新事,如今要发现,你们岂知道吗?我必在旷野开道路,在沙漠开江河。

上帝也恢复了我与妈妈和婆婆的关系,现在正在用我的故事给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带来希望,安慰和勇气。



我把女儿玛丽亚给人收养四十四年后,我们终于有机会重新认识。宽恕、治愈和新的开始正在发生。

安娜的旅程





一个人，从被拐卖到重 获自由的真实故事

CHN